陆贽的骈文与唐宋古文运动

张思齐

[摘要] 在陆贽的现存文章中，奏议占极大比重，亦代表其文章成就。陆贽的奏议是略具古文因素的骈文，这说明了骈文是中国散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陆贽知贡举，取英才韩愈。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晚唐作家李商隐在经历了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其为文之兴趣又回复到骈文之上，并且取得成就。韩愈的古文成就，其根基在于骈文的训练。欧阳修知贡举，取英才苏轼等多人。欧阳修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苏轼为宋代古文的集大成者。苏轼的古文成就，其根基亦在于骈文的训练。唐宋的古文运动规定了此后的古文审美趣向，亦即优秀的古文总是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骈文的美质。由此可知，中国的文章，其运动发展的机制乃是骈文和古文的矛盾运动。

[关键词] 陆贽骈文；唐宋文学；古文运动；内因探源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4)02—0189—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杜诗比较批评史和杜工部集英译”(11BZW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思齐(1950－)，男，重庆人，武汉大学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湖北 武汉　430072

一、骈文家韩愈心中的陆贽

中国古代的文章，大都含有部分的对偶句，彻底的散文其实很少。骈文指通篇采用对偶句的文言文。所谓通篇，也仅是就其主要倾向而论罢了，完全没有散行句的骈文，其实也很少。骈文起于西汉后期，至六朝而定型。自此以后，骈文盛行，代有人做，而迄至今日，并未绝迹。柳宗元《河东先生集》卷十八《乞巧文》：“炫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喑喑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1](P.151)这几句话概括了骈文的特点，它采用四六句式，使用华丽辞藻，堆砌典故。骈文这一名称，就是这样来的。

八世纪的唐朝历史包括盛唐和中唐时期，二者以公元765年为界，该年十一月唐代宗李豫改年号永泰为大历。“中唐时期是唐王朝从深重的灾难中缓慢地得到恢复的时期，而且一场真正的文化复兴运动(以韩愈、白居易和柳宗元为代表)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其顶峰阶段。”[2](P.15)在大历年间，有一位青年崭露头角，中了进士。这位青年就是陆贽(754—805)，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韩愈《顺宗实录》卷四“贽字敬舆，吴郡人也。年十八，进士及第。又以博学宏词授郑县尉；书判拔萃，授渭南尉，迁监察御史。未几，选为翰林学士，迁祠部员外郎。”[3](P.376)陆贽的官越做越大。在陆挚后来提拔的门生中就有人领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原来，陆贽曾于唐贞元七年(791)知礼部贡举，所取英才甚多。这一届科举考试的录取名单，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龙虎榜。《新唐书》卷二零三欧阳詹传“初，詹与罗山甫同隐潘湖，往见袞，袞奇之。辞归，泛舟饮饯。举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闽人第，进士自詹始。”[4](P.4427)其中的韩愈，他后来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然而，韩愈的古文，其根柢在于骈文。清王先谦(1842—1917)编《骈文类纂》卷五五上韩愈《为裴相公让官表》：

臣度言。伏奉今日制书，以臣为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承命惊惶，魂爽飞越，俯仰天地，若无所容。(中谢)臣少涉经史，粗知古今，天与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无惮杀身；慕当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论事过切，为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恕臣之罪，怜臣之心，拔居侍从之中，遂掌丝纶之重。受恩益大，顾己益轻。苟耳目所闻知，心力所迨及，少关政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理,辄以陈闻。于裨益无涓埃之微,而谗谤有丘山之积。陛下知其孤立,赏其微诚,独断不谋,奖待踰量。臣诚见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圣之姿;启中兴之宏图,当太平之昌历。勤身以俭,与物无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实群臣尽节之日,才智效能之时。圣君难逢,重德宜报。苦心焦思,以日继夜。苟利于国,知无不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责,更极宠光;既领台纲,又毗邦宪。圣君所厚,凶逆所雠,阙于防虞,几至踣毙。恩私曲被,性命获全;忝累祖先,玷尘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内惭。岂意陛下擢臣于伤残之余,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污,使佐圣明。此虽成汤举伊尹于庖厨,高宗登傅说于版筑,周文用吕尚于屠钓,齐桓起甯戚于饭牛,雪耻蒙光,去辱居贵。以今准古,拟议非伦。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无四子之美,获四子之荣。岂可叨居,以彰非据。今干戈未尽戢,夷狄未尽宾;麟凤龟龙,未尽游郊薮;草木鱼鳖,未尽被雍熙。当大有为之时,得非常人之佐,然后能上宣圣德,以代天工。如臣等类,实不克堪。伏愿转选周行,旁及岩穴,天生圣主,必有贤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回所授,以叶群情。无任恳欵之至。[5](P.342)

这篇文章属于典型的骈文,它亦收入明王志坚(1576—1633)编《四六法海》卷三。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愈当时担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因此他代写了此表。值得注意的是,骈文与古文,乃是一对在对立统一中矛盾运动着的对偶范畴。韩愈《为裴相公让官表》亦收入清蔡世远(1682—1733)编《古文雅正》卷八。由此可见,有人认为它属于古文。由此更启发我们,古文与骈文,其间只有一线之隔,而此悠悠一线,乃悬乎文章家之心中而已!蔡世远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写有按语曰:"文至东汉,渐趋简炼。浑灏之气,不如西京。至三国,则又加选言之功,以韵调胜六朝,因而为四六绮靡之文。唐初未离此习,韩柳始一振之。此篇虽以排偶行文,然镕经铸史,兼三国六朝之胜,而浑灏流转,直迫西京者也。欧苏王曾谢表,俱效此体,绮靡之风衰矣。"[6](卷八)韩愈《为裴相公让官表》的妙处在于,其句式突破了四字句和六字句的限制,其对偶方式实现了多重对偶,其运思方式呈明显的递进趋势。因此,这篇文章力度很够,摆脱了一般骈文的柔弱。"李光地曰:韩公虽于俳句之文,而辞之质直,气之动荡若此,所谓剥去其华,存其本根者。"[7](P.346)韩愈的本质很好。在这里,本质不仅指品性道德,而且也包括基本的审美趣味,这些是在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养成的。韩愈得到陆贽的提拔,良有以也。座主欣赏门生的文学潜质,门生发扬座主的文学优长,这在中国文学史上颇多例证。

二马相驾曰骈,成双成对曰偶。从句式上说,骈文讲究对偶,要求有工稳的对仗和整齐的结构。借用西方批评的术语来说,骈文使用的句式是平行结构(parallel structure),即用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两句话来表达一个意思。唐代及以后的骈文,甚至有四重平行结构,即用结构相同或相似的四句话来表达一个意思。比如,在韩愈这篇《为裴相公让官表》中,就有四重平行结构的例子:"成汤举伊尹于庖厨,高宗登傅说于版筑,周文用吕尚于屠钓,齐桓起甯戚于饭牛。"从音律上说,骈文讲究平仄。押韵虽然不是骈文的范畴性规定,但是有的骈文家有时也在其骈文中多多少少押一些韵,以增加文章的音韵之美。从行文上说,骈文讲究用典和藻饰。钟嵘在其《诗品序》中曾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8](P.23)用事,即用典。诗歌本来应该表现真切的感受,塑造优美的意境。在诗歌中过多地用典是不恰当的。然而,文人大都喜欢呈才,所谓掉书袋也,于是用事被骈文家们在其文章中发挥到了极致。这是因为,骈文的篇幅比诗歌大得多,诗人难于在诗篇中办到的,却被骈文家们在文章中表现得很充分。这种迂回的表达方式,势必造成运思的缓慢。骈文的好处是优游不迫、庄重严肃、富丽堂皇、委婉含蓄。但是,这也带来一个明显的坏处,即一般说来骈文的体势柔弱。人们对骈文的种种批评,可以归结到"绮靡"一语之上。绮靡,本来是个褒义词。《文选》卷一七陆机《文赋》李善注:"绮靡,精妙之言。"[9](P.24)可是,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看,绮靡往往成为文辞浮艳侈丽的代称。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有云:"自从建安来,绮靡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10](P.10)可见绮靡早已被人们看作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同义词了。

然而,也有人能够把排偶之文写得大气磅礴,一气灌注,意气风发,才气纵横的。这人是谁呢?这人就是陆贽。唐代的骈文,以实用文名家而取得重大的文学史意义的作家首推陆贽。陆贽一生中最忙碌的时期是朱泚之乱时期,当时军务繁忙,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黄帝每天发布大量的诏书，陆贽身为翰林学士，他的职责就是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诏书属于实用一途的骈文，直接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陆贽为皇帝起草诏书，当然把文章看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故而，他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因为实用，就不愁无内容，也不会无病呻吟。这是实用骈文取得成绩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时代造就了骈文家陆贽。充实的生活和旺盛的才思使得陆贽有可能写出好文章来。韩愈《顺宗实录》卷四："德宗幸奉天，陆贽随行在，天下搔扰，远近征发，书诏一日数十下，皆出于贽。贽操笔持纸，成于须臾，不复起草。同职皆拱手嗟叹，不能有所助。常启德宗言：'方今书诏，宜痛自引过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致兴，后代推以为圣人；楚王失国亡走，一言善而复其国，至今称为贤者。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臣虽愚陋，为诏词无所忌讳。庶能令天下叛逆者回心喻旨。'德宗从之。故行在制诏始下，闻者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感激。议者咸以为德宗克平寇难，旋复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盖以文德广被，腹心有助焉。"[3](P.376) 韩愈的这一段话，为《新唐书》卷一五七《陆贽传》、权德舆《陆宣公全集序》(即陆贽《翰苑集》序)、《唐会要》卷五七等文献所采用。书诏，敕书和诏书。唐代的书诏是用什么文体写成的呢？按照当时的公文语体要求，唐代的书诏用排偶之文亦即骈文来写作。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值得我们注意，它说明，在韩愈的心中，陆贽的排偶文与朝廷的大军一样，有着伟大的力量。韩愈巧妙地以"议者咸以为"导出他的结论：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

二、奏议名家陆贽的排偶文

陆贽与唐宋的古文运动，其关系是间接的，同时又是深刻的。陆贽的奏议是一种两栖的文类，有的文章家将之列入骈文之中，有的文章家将之列入古文之中。这是一种文学史上的奇异现象，它值得我们深入地加以研究，它说明了骈文是中国散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陆贽是唐代著名文学家，他具有全面的文学才华，可谓各体皆善。不过，由于政治的变动，陆贽传世之作，主要为实用文字。陆贽《翰苑集》二十二卷，又称《陆宣公奏议》，为后人所编。陆贽还有七篇赋、三首诗，和两句残诗，它们保存在近人董士恩(1877—1949)所编《陆宣公全集》二十六卷之中，这是今人王素点校《陆贽集》所据之底本。董士恩编《陆宣公全集》二十六卷，前面二十二卷与《翰苑集》相同，后面增加了补遗一卷，附录三卷，一共二十六卷。董士恩，本名陆士恩，为陆贽第四十四世孙，因过继给其舅父董全胜(？—1899，字凯臣)而改为今名。董士恩的编纂工作包括汇注、汇评、增辑和校勘，用功甚著。在陆贽的实用文章中，奏议占据了最大的比重，亦代表了他的最高文章成就。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陆贽的奏议是否也得益于骈文呢？答案是肯定的，请看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右。臣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安救？示人以义，其患犹私；示人以私，患必难弭。故圣人之立教也，贱货而尊让，远利而尚廉。天子不问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敛之臣。夫岂皆能忘其欲贿之心哉？诚惧贿之生人心而开祸端，伤风教而乱邦家耳。是以务鸠敛而厚其帑棲之积者，匹夫之富也；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与天同方。生之长之，而不恃其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为贪，散之不为赍。以言乎体则博大，以言乎术则精微。亦何必挠废公方，崇聚私货，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万乘以效匹夫之藏？亏法失人，诱奸聚怨，以斯制事，岂不过哉！今之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贵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盍各区分，税赋当委之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悦之，新是二库。荡心侈欲，萌柢于兹；迨乎失邦，终以饵寇。《记》曰："货悖而入，必悖而出。"岂非其明效欤？陛下嗣位之初，务遵理道，敦行约俭，斥远贪饕。虽内库旧藏未归太府，而诸方曲献不入禁闱。清风肃然，海内丕变。议者咸谓汉文却马、晋武焚裘之事，复见于当今。近以寇逆乱常，銮舆外幸，既属忧危之运，宜增儆励之诚。臣昨奉使军营，出游行殿，忽睹右廊之下，榜列二库之名，懔然若惊，不识所以。何则？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疮痛呻吟之声，嗷咻未息；忠勤战守之劾，赏赉未行。而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忍怀！窃揣军情，或生觖望。试询候馆之吏，兼采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积憾已甚。或忿形谤讟，或丑肆讴谣，颇含思乱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盱俗昏鄙，识昧高卑，不可以尊极临，而可以诚义感。顷者六师初降，百物无储。外扞凶徒，内防危堞，昼夜不息，迨将五旬。冻馁交侵，死伤相枕，毕命同力，竟夷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大艰。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绝甘以同卒伍,辍食以啖功劳。无猛制而人不携,怀所感也;无厚赏而人不怨,悉所无也。今者攻围已解,衣食已丰,而谣譸方兴,军情稍阻。岂不以勇夫恒性,嗜货矜功,其患难既与之同忧,而好乐不与之同利,苟异恬黩,能无怨咨! 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记》曰:"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岂非其殷鉴欤? 众怒难任,蓄怨终泄,其患岂徒人散而已? 亦将虑有构奸鼓乱、干纪而强取者焉。夫国家作事,以公共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筑金台,天下称其贤;殷纣作玉杯,百代传其恶。盖为人与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时患其尚小;齐宣之囿四十里,时病其太大。盖同利与专利异也。为人上者,当辨察兹理,洒濯其心,奉三无私,以壹有众。人或不率,于是用刑。然则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舍此不务,而壅利行私,欲人无贪,不可得已。今兹二库,珍币所归。不领度支,是行私也;不给经费,非宣利也。物情离怨,不亦宜乎! 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矫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圣,倘加之见善必迁,是将化蓄怨为衔恩,反过差为至当。促殄遗孽,永垂鸿名,易如转规,指顾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与否耳。能则安,否则危。能则成德,否则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愿陛下慎之惜之! 陛下诚能近想重围之殷,忧追戒平居之专欲。器用取给,不在过丰;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库货贿,尽令出赐有功,坦然布怀,与众同欲。是后纳贡,必归有司;每获珍华,先给军赏;瑰异纤丽,一无上供。推赤心于其腹中,降殊恩于其望外。将卒慕陛下必信之赏,人思建功;兆庶悦陛下改过之诚,孰不归德? 如此,则乱必靖,贼必平。徐驾六龙,旋复都邑;兴行坠典,整缉棼纲。乘舆有旧仪,郡国有恒赋。天子之贵,岂当忧贫? 是乃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也;损其小宝,而固其大宝也。举一事而众美具,行之又何疑焉! 吝少失多,廉贾不处;溺近迷远;中人所非。况乎大圣应机,固当不俟终日。不胜管窥愿効之至,谨陈冒以闻。谨奏。[11](P.420)

这篇文章指责德宗私设琼林、大盈二库之过,从来历、时局和人心军心几方面分析利害,建议德宗改过。在陆贽的众多奏议中,这是普通的一篇,然而却具有文学史上的意义。首先,这篇奏议,既不是纯粹的古文,也不是正统的骈文,而是一篇经过改良的骈文。文中的骈偶因素很多,有些句子,平仄、对仗均很工稳,有的地方还用了韵。因此,这篇文章基本上是骈文。其次,文中句式大大地突破了四言句、六言句的模式。有三言而作骈偶者,有五言而作骈偶者,有七言而作骈偶者,有九言而作骈偶者,还有十一言而作骈偶者。我们读着这些骈偶句,却隐隐约约感觉到古文的气势,字里行间并非散发着气韵细蕴,而是奔腾着力气磅礴。可以说,陆贽的骈文是用古文气势改造过的骈文,而获得这一改造效果的手段,主要是句式。这个道理很简单,只要我们回顾一下骈文产生的过程就很清楚了:以四六句式去整齐散文即成骈文。陆贽的工作是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以其他句式杂骈文即可以改造骈文。将过分整齐的骈文杂以非四六的句式,该一律骈偶为部分散行单句,这实际上是把充分发展了的骈文引回到未定型之前的老路上去,亦即复古。复古之功绩,就是再青春了。因此我们看到,陆贽的奏议舒展自如,明白畅达,并不因大量的骈偶句子而板滞沉重。陆贽的骈文,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其文体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它属于古文。高步瀛编《唐宋文举要》分甲乙两编。甲编八卷,收录古文。乙编四卷,收录骈文。陆贽的这篇文章,收录在甲编卷一之中。显然,高步瀛认为此文为古文,而陆贽则是唐代有代表性的古文作家。不过,就在高步瀛在这篇文章之前为陆挚所拟的小传之中,也收录了相反的意见。"《鸣原堂论文》卷上曰。骈体文为大雅所羞称,以其不能发挥精义,并恐以芜累伤其气也。陆公则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12](P.101) 在这里,显然认为陆贽的文章属于骈文。今人所编的不少唐代古文选本之中,也收入了陆贽的这篇文章。有的人认为它属于骈文,最典型的意见出于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零《翰苑集》提要"故《新唐书》例不录排偶之作,独取贽文十余篇,以为后世法。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尤重贽议论,采疏奏三十九篇。"[13](P.1287) 四库馆臣从安邦治国的角度来看待司马光对陆贽奏议的采录,明确地言及了这些文章的篇数,但是未言及它们的文体特征。但是,他们在言及《新唐书》采录陆贽奏议的时候,明确地关注到了这些文章的文体特征,即陆贽的奏议属于排偶之文。何谓排偶之文呢? 排偶之文就是骈文。从行文口吻看,四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库馆臣认为，陆贽的奏议从整体上说属于骈文的大范畴。也就是说，如果硬要把陆贽的奏议归入古文的大范畴，那么，它们是包含骈文成分极多的古文，或曰，它们是尚未蜕掉骈文躯壳的古文。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里所提到的十余篇究竟是陆贽的哪些文章呢？它们被收录在《新唐书》中的何处呢？原来它们俱载于《新唐书》卷一五七《陆贽传》之中。这是一些文章的著名段落。由于其篇幅均较长，中华书局编辑部二十四史简体字本《新唐书》的点校者们，特地将它们作为单列的引文，以求醒目。它们各自成篇，意义完足。由于古人引书并非逐字逐句引用，而往往是扼要地举其辞而已。《新唐书》中所录之陆贽语段，与文集有差异。为研究之方便，笔者于兹将它们与王素点校《陆宣公全集》(以下简称王本)中的相关段落逐一比对，罗列如下。

第一篇 “劳于服远，莫若修近 ……则梁、宋安。”[4](P.3831—3832) 此篇出自《陆宣公全集》卷十一《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是以劳心于服远者，莫若修近而其远自来 ……汝、洛既固，梁、宋亦安。”[11](P.324—330) 这一语段在王本中跨越了两段。

第二篇 “立国之权，在审轻重……何以备之？”[4](P.3832) 此篇出自《陆宣公全集》卷十一《论关中事宜状》：“立国之权，在审其轻重……未审陛下其何以御之？”[11](P.335—345) 这一语段在王本中跨越了三段。

第三篇 “夫关中，王业根本在焉……则端本整棼之术。”[4](P.3832) 此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语段为 “且今之关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业根本于是在焉 …… 端本整棼，无易于此。”[11](P.349—352) 这一语段在王本中跨越了两段。

第四篇 “自安史之乱……群情嚣然，而关畿不宁矣。”[4](P.3833) 此篇出自《陆宣公全集》卷十二《论叙迁幸之由状》：“自胡羯称乱……朝野嚣然，而京邑关畿不宁矣。”[11](P.356—359)

第五篇 “陛下又谓百度弛废……是则群臣之罪也。”[4](P.3833) 此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的语段为 “陛下又以百度弛废……群臣之罪者，岂徒言欤？”[11](P.359—360) 第四篇与第五篇，在王本中处于同一段。

第六篇 “陛下方以兴衰诿之天命……请以近事信之。”[4](P.3833—3834) 此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的语段为 “圣旨又以国家兴衰……臣请复以近事证之。”[11](P.360—361) 这一语段在王本中跨越了两段。

第七篇 “自比兵兴 …… 何患乎不宁哉？”[4](P.3834) 此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的语段为：“自顷征讨颇频 …… 何患乎天下不宁？”[11](P.361—363) 这一语段在王本中跨越了两段。

第八篇 “昔人有因噎废食者……恐非所以为悔也。”[4](P.3834—3835) 此篇出自《陆宣公全集》卷十三《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昔人有因噎而废食者……恐非所以为悔者也！”[11](P.390—391) 这一语段在王本中跨越了两段。

第九篇 “传曰：人谁无过……不宜以此梗进言之路也，”[4](P.3835) 此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的语段为 “臣闻《春秋传》曰：人谁无过……而阻绝直言之路也。”[11](P.393—394) 这一语段在王本中跨越了两段。

第十篇 “圣人不忽细微……不必慕高而好异也。”[4](P.3835—3836) 此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的语段为 “是则圣贤为理，务询众心，不敢忽细微……固不在慕高而好异也。”[11](P.394—396)

第十一篇 “陛下又以雷同道说……况疏隔而猜忌者乎？”[4](P.3836) 此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的语段为 “陛下所谓：比见奏对论事皆是雷同……况有疏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损者乎？”[11](P.396—400) 这一语段在王本中跨越了三段。

第十二篇 “自禄山构乱 …… 图之而功靡就。”[4](P.3840) 此篇出自《陆宣公全集》卷十九《论缘边守备事宜状》：“国家自禄山构乱……图之而其功靡就。”[11](P.609—610)

第十三篇 “夫势有难易……胡不守所易，用所长乎？”[4](P.3840) 此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的语段为 “势有难易……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长而已。”[11](P.611—612) 这一语段在王本中跨越了三段。

第十四篇 “若乃择将吏……行不必当，当不必行。”[4](P.3840—3841) 此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的语段为 “若乃择将吏以抚宁众庶……所行不必当，当者未必行。”[11](P.612—613)

第十五篇 “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讨，有镇守 …… 治兵若此，斯可谓措置乖方。一失也。”[4](P.3841—3842) 此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的语段为 “臣请为笔下粗陈六者之失……理兵若斯，可谓措置乖方矣。”[11](P.613—616) 这一语段在王本中跨越了两段。

第十六篇 “赏以存劝……御众若此，可谓课责亏度。二失也。”[4](P.3842) 此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的语段为 “夫赏以存劝……御将若斯，可谓课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责亏度矣。”[11](P.616—617)

第十七篇“以课责之亏……制用若此,可谓财匮于兵众矣。三失也。”[4](P.3842)此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的语段为“课责亏度……制用若斯,可谓财匮于兵众矣。”[11](P.617—618)

第十八篇“今四夷最强盛者……建军若此,可谓力分于将多矣。四失也。”[4](P.3842—3843)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的语段为“今四夷之最强盛……建军若斯,可谓力分于将多矣。”[11](P.618—621)

第十九篇“治戎之要……养士若此,可谓怨生于不均矣。五失也。”[4](P.3843)此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的语段为“理戎之要……养士若斯,可谓怨生于不均矣。”[11](P.621—623)

第二十篇“凡任将帅……用帅若此,可谓机失于遥制矣。六失也。”[4](P.3843—3844)此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的语段为“凡欲选任将帅……用师若斯,可谓机失于遥制矣。”[11](P.623—625)

第二十一篇“臣愚谓宜罢四方之防秋者……则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4](P.3844)此篇为上篇之延伸,对应的语段为“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番替防秋之制……则八利可致,六失可除。”[11](P.626—627)

以上是中华书局编辑部二十四史简体字本《新唐书》单列为引文的陆贽言论二十一篇。它们引自陆贽的五篇奏议,即《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论关中事宜状》、《论叙迁幸之由状》、《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和《论缘边守备事宜状》。《新唐书》的引文,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整合,文字压缩较多,但是大多采用原话,属于摘要式引用。此外,还有一些陆贽的重要言论,中华书局编辑部二十四史简体字本《新唐书》未将它们作为单列引文,而是夹在叙述的中间。兹略去过于简短者,而将篇幅较长者,清理如下。

第一篇,陆贽奏言:“古之仁君,德合于天曰皇……宁与加冗号以受实惠哉?”[4](P.3836)此言论出自《陆宣公全集》卷十三《重论尊号状》,对应的引文为“臣闻德合天者謂之皇……陛下何吝而不革,反欲加冗号以受实患哉?”[11](P.408—410)

第二篇,陆贽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无苟于言,以重取悔。”[4](P.3836—3837)此言论出自《陆宣公全集》卷十三《奉天论赦书事条状》,对应的引文为“履非常之危者……无苟于言,以重其悔。”[11](P.423—425)这一语段在王本中跨越了两段。

第三篇,陆贽谏,以为“琼林、大盈于古无传……捐小宝固大宝也。”[4](P.3837)此言论出自《陆宣公全集》卷十四《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对应的引文为“今之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捐小宝固大宝也。”[11](P.421—426)这一语段在王本中跨越了五段。

第四篇,陆贽曰:“信赏必罚……厚赐可也。”[4](P.3837—3838)此言论出自《陆宣公全集》卷十四《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对应的引文为“臣愚以为:信赏必罚,霸王之资……必欲使之欢欣,不如厚赏钱帛。”[11](P.447—452)这一语段在王本中跨越了三段。

第五篇,陆贽谏曰:“楚琳之罪旧矣……通归途,济大业也。”[4](P.3838)此言论出自《陆宣公全集》卷十六《兴元请抚循李楚琳状》,对应的引文为:“李楚琳乘时艰危……故通归涂,将济大业。”[11](P.492—493)

第六篇,陆贽谏曰:“大难始平……天下固多褒人,何必独此?”[4](P.3838—3839)此言论出自《陆宣公全集》卷十六《兴元论赐浑瑊诏书为取散失内人等议状》,对应的引文为“今渠魁始平……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独在于此!”[11](P.502—504)这一语段在王本中跨越了三段。

第七篇,陆贽奏言:“齐桓公问管仲害霸……待以轻者重其事也。”[4](P.3839—3840)此言论出自《陆宣公全集》卷十七《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对应的引文为“昔齐桓公将启霸图,问管仲以害霸之事……是乃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11](P.543—548)这一语段在王本中跨越了八段。

以上是中华书局编辑部二十四史简体字本《新唐书》未单列为引文的陆贽言论七篇,它们分别引自陆贽的七篇奏议,即《重论尊号状》、《奉天论赦书事条状》、《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兴元请抚循李楚琳状》、《兴元论赐浑瑊诏书为取散失内人等议状》和《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这些引文,其概括性更强,不过大多并非原话,属于整合式引用。

《圣经》是西方人必读之书。《圣经》煌煌巨著,巍巍如锡安山,约合汉字百万余字。西方人读《圣经》有一妙法,如觉新旧约全书太多,可仅读新约,新约的篇幅仅为旧约的三分之一;如觉新约亦多,可仅读四福音书;如觉四部福音书亦多,可仅读《约翰福音》,该经卷有教义福音之称;如觉《约翰福音》亦多,可仅读其第一章;如觉第一章亦多,可仅读其第一段;如觉其第一段亦多,可仅读其第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句“太初有道，这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14](P.113)此方法亦可移用来研读陆贽的奏议。现存陆贽奏议，如果《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只算作一篇，那么共有一百零三篇。若果觉得它们太多，可仅读《新唐书》所引用过的那十二篇。至少，从文学的角度说，的确如此。这得感谢欧阳修，他修《新唐书》时已经替我们做了一遍拣择精编的工作了。这也得感谢四库馆臣，他们编纂《四库全书》时已经替我们做了文体分析。

中外文学史上都曾迭起过复古的浪潮。欧洲文艺复兴打着回归古希腊罗马的旗帜，认为只有复古才能“再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陆贽以其他句式杂骈文的努力也是一种复古。可以认为，陆贽开启了后来的古文运动之先声。不过，陆贽未能彻底，他尚未抛弃骈文的躯壳。彻底地抛弃骈文的躯壳这一历史任务，只能等到历史条件成熟的时候，由韩愈、柳宗元等人来做。陆贽的学生韩愈还真的就做到了。韩愈成了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之一。

三、骈文家苏轼心中的陆贽

历史并非直线地前进，文类的运动史亦然。到了晚唐，李商隐等又热衷于骈文了。晚唐作家李商隐在经历了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其为文之兴趣又回复到骈文之上，并且取得了成就。宋朝初年，骈文亦盛行天下。欧阳修起而振之，领导了宋代的古文运动。这一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暗示我们，文章的运动，一如世间万物，均遵循对立统一规律。欧阳修的古文是学习韩愈古文的结果。欧阳修《居士外集》卷二三《记旧本韩文后》：“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15](P.536)欧阳修在学习古文的过程中，曾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下仔细研究过韩愈的古文。韩愈的古文之所以能够触动欧阳修的神思，乃是因为二人均具有类似的文学趣味，其中包括对骈文的体认和喜爱。欧阳修的古文，成就较之韩愈更为伟大。然而，通检《欧阳修全集》，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欧阳修的骈文，其创作量远多于其古文。这是发人深省的。唐宋的古文运动规定了此后古文的审美趣向，亦即优秀的古文总是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骈文的美质。

欧阳修的古文是直接学习韩愈的结果，亦是间接学习陆贽的结果。换言之，欧阳修为陆贽的再传弟子。唐宋的古文运动，孕育出了唐宋八大家。其中，唐两家，宋六家。唐两家中，柳宗元的骈文成就很大，《骈文类纂》录柳宗元骈文多达六篇。它们是《为裴中丞贺破东平表》(卷一三)、《为武中丞谢赐樱桃表》(卷一四)、《谢李相公示手札启》(卷二一下)、《为裴中丞伐黄贼转牒》(卷二七)、《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卷三十上)和《故唐中散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上柱国武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公墓志铭》(卷三三上)。宋六家中，欧阳修本人为座主，其余五家都是他的门生。换言之，苏轼是陆贽的第三代弟子。老师选拔学生，必有共同的审美趣味在起着动因的作用。此正如辛弃疾《贺新郎》词所谓“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16](P.1915)不难设想，一位深谙骈文三昧，擅长骈文写作的主考官，会对那些连骈文都不会的考生发生多少兴趣。即使阴差阳错地将他们录取了，他们也难于从先生那里吸收多少学术的营养。辛弃疾《满江红》词道出了个中究竟“天与文章，看万斛，龙文笔力。”[16](P.1888)其实，天资的本质，还是早期教育所打下的全部基础。天资的提高，有赖于终身孜孜不倦的努力。贺拉斯(Horace，65—8 BC)《诗艺》第268—269行有云：Vos exemplaria Graeca /Nocturna versus manu，versate diurna.[17](P.191)大意是说：为了你们自己好，日日夜夜把玩希腊范例，把那些书页揣摩鼓捣。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成就，全都离不开他们的骈文工夫。

苏轼是著名的古文家，苏轼同时还是骈文家。清王先谦编《骈文类纂》卷十二苏子瞻《上陆宣公奏议劄子》：

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已出。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以还，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赞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赞。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赞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赞面;反复熟读,如与赞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5](P.314)

以上是这道劄子的正文。在《苏轼文集》卷三六中,苏轼的这篇骈文又作《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一作《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还有一段话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札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18](P.1335)"顾临",不是人名,而是一个副词,表示一同呈递劄子的六个人小心翼翼,你看我,我看你,又看看皇上。因此,"顾临"的前面,不应标为顿号,而应标为逗号。苏轼不仅重视陆贽奏议的思想内容,而且佩服陆贽奏议的辞章艺术。从前者看,苏轼重视宋帝国的利益。从后者看,苏轼洞晓文章学的原理。

这篇劄子的妙处在哪里呢?从骈文艺术上看,苏轼《上陆宣公奏议劄子》的妙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对偶工稳而一气呵成。"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为进御劄子必用的套话。去掉这句套话之后,只要顺次去掉位于句首的发语词、虚词或词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篇文章几乎全用对仗。有的上下句,虽非严格的对仗,但其字面上仍为对仗。这样的对仗,即使在严格讲究对仗的诗歌中,也是允许的。这些发语虚词如下:伏见唐、至于、可谓、臣等、若、夫、但、臣等欲、愿陛下、必能。尽管全面地进行了对仗,这篇文章也是一气呵成的。究其根本的原因,乃在于这篇文章内在的逻辑性很强。当然,也有客观上的原因,这就是四重排比的运用,即"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在这里,每一重意义皆以德宗和陆贽为对比,从而造成了一气贯注的效果。这非常类似于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所提倡的"统一效果"(the unique effect),它将全文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场。

第二,用典丰富而明白晓畅。张良、贾谊、冯唐、李齐、廉颇、李牧、汉宣帝、晁错、董仲舒,为人物典故。贞观之治、孝宣中兴,为事件典故。《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和《春秋》等六经,《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等三史,为典籍典故。典故的使用,具有两重性。典故用得不好,则导致文章壅塞。典故用得巧妙,则可化点为线,即利用各个典故之间的内部联系从而增强文章的叙事功能。然而,苏轼《上陆宣公奏议劄子》之用典不可谓不多,却并无壅塞的感觉。东坡骈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

第三,波澜起伏而激扬动人。苏轼《上陆宣公奏议劄子》,全文有一个总体的安排,类似于一部四幕剧。"臣等猥以空疏……不比皆从于己出",此为第一幕。作者苏轼在此谦虚一番,犹如柏拉图对话,先把自己的身份降低,在对话的过程中,将对方一步一步诱入事先设计好的论证格局之中,最终让对方见出自己的不足,服膺柏拉图的伟大学说。在这里,隐含的对话方为宋哲宗。"伏见唐宰相陆贽……则贞观可得而复",此为第二幕,以唐德宗与陆贽为对比,说明陆贽学说的正确、高明和伟大。苏轼明确地批评了唐德宗,这就等于委婉地启迪宋哲宗:千万别犯唐德宗那样的错误啊。"臣等每退自西阁……皆足为治",此为第四幕。苏轼在此直接劝勉宋仁宗,要他好好学习陆贽的奏议,从中悟出经邦治国的道理,甚至从中借鉴某些具体的做法。"但圣言幽远……成治功于岁月",此为第四幕。苏轼在此告诉宋哲宗,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来研读陆贽的奏议。这样的四幕剧似的安排,既符合中国人起承转合的思维习惯,又使得文章具有波澜。

第四,文出文忠而毕肖宣公。《上陆宣公奏议劄子》这一文章是苏轼写的,可是我们彷佛觉得它简直就是陆贽写的一样。其实,不少古人也早有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样的感觉，清张伯行(1615—1725，字孝先)《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张孝先曰。苏长公自少即好读陆宣公书，故惓惓欲献之君父者，莫非忠爱之心也。中段隩栝奏议大意，简而赅，精而切。其文字安详恳挚，亦大类宣公手笔。"[19](P.148) 苏轼自幼熟读陆贽奏议，于书声琅琅之中，不仅得其神韵，而且得其声口，故而撰写同类文章的时候，必然与不经意之间而毕肖宣公。声口，此即西方文学批评中的口吻(tone)。口吻，难于按照某种方法简单地获得，只能在长期的揣摩中慢慢地习得。如果说真有什么方法可以习得声口，或曰口吻，那就是放声朗读。苏轼谥文忠，人称苏文忠公。陆贽谥宣，人称陆宣公。人们称二人为公，这是敬称。苏轼与陆贽相较，则不宜称公，因为陆贽是太上老师。故而，这篇文章可谓，文出文忠而毕肖宣公。

关于这次上进所校正的《陆宣公奏议》的动机，苏轼在一封书信中说得更为详尽，苏轼《文集》卷五十九《答虔倅俞括一首》有云："轼顿首资深使君阁下。前日辱访，宠示长笺，及诗文一编，伏读数日，废卷拊掌，有起予之叹。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议善本，顷侍讲读，尝缮写进御，区区之忠，自谓庶几于孟轲之敬主，且欲推此学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挟此药，以待世之病者，岂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18](P.1914) 虔倅，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的副职。俞括，字资深，宋沙县(今属福建)人，神宗熙宁六年(1073)进士。哲宗绍圣初，俞括以京官奉议郎的资格，担任虔州的通判，相当于今日由中央下派的地委副书记。这封书信，一作《答俞括书》，又作《答虔倅俞括奉议书》。由此可见，苏轼一生道德文章，得益于陆贽甚多。苏轼之学习陆贽，不仅仅为了使得自己的文章艺术得以提升，还有通过大宋皇帝而推广之，天下文人尽皆以陆贽的文章为准绳，普遍地提升宋代文章及文章学水平的深切用意在里头。也就是说，苏轼之提倡陆贽奏议，乃是为了宋代古文运动这一伟大的目标而服务的。

参考文献：

[1](唐)柳宗元. 柳宗元全集[M]. 曹明纲标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美]谢弗. 唐代的外来文明[M]. 吴玉贵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唐)韩愈. 韩愈全集[M]. 钱仲联，马茂元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十四史简体字本新唐书(第五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5](清)王先谦编. 骈文类纂[Z].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6](清)蔡世远. 古文雅正[Z].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唐)韩愈. 韩昌黎文集校注[M]. 马通伯校注.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8](梁)钟嵘. 诗品[M]. 韩晶译注.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9](梁)萧统编. 文选[Z]. 上海：上海书店，1988.

[10](清)王琦. 李太白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唐)陆贽. 陆贽集[M]. 王素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高步瀛选注. 唐宋文举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3](清)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Z]. 北京：中华书局，1965.

[14]新旧约全书. 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1982.

[15](宋)欧阳永叔. 欧阳修全集[M]. 北京：中国书店，1986.

[16]唐珪璋编. 全宋词[Z]，第三册. 北京：中华书局，1965.

[17] Q. Horati Flcci, *OPERA*, with notes by Thomas Ethelbert Page, assisted by Arthur Palmer and A. S. Wilkin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33.

[18](宋)苏轼. 苏轼全集[M]. 傅成，穆俦标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9](清)张伯行选编. 唐宋八大家文钞[M]. 肖瑞峰导读，肖瑞峰标点，张星集评.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收稿日期：2013－12－05　**责任编辑**　申燕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